



天上的星星 VS 地上的星星

■ 李宗翰／醫學100級

——這篇文章是修完公衛所王新台老師及
台文系曾古賢老師一學期的課程之後偶然的感想。

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討論的時候，王老師提到了自己發表論文的經驗，同時也鼓勵在座的研究生們：「以後我們裡面，一定有些人會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和貢獻。未來有疾病來的時候，就是你們發揮的時候。比方說，在1999我們發生手口足病，沒有這樣子的事件，我們在台灣，是不太會有機會在像NEJM之類的Journal上發表Paper的，你們知道嗎？這是天上掉下來的星星。」

那時候，一下子坐著的人都和四周小聲地聊了起來，那時候旁邊的學姊和我在聊：「明明生病就不會是什麼好事，可是為什麼卻會像星星一樣呢？」

畢竟這種事情之難得，真的就如同天上掉下來的星星一般地少見。這「難得性」對於研究者和未來可能在疾病中遭受危害的人來說，也確實都是一個寶貴的機會。只是，為何是星星這樣的比喻呢？後來去問了王老師的感受，他覺得這樣的機會就像星星一般，是很難接到的，而且沒有那個能力的人，也沒有辦法去承接，希望這樣的譬喻可以鼓勵在場的同學。

我忽然想到公衛數據的調查，和紀錄片的拍攝是有些相像的地方。
身為影像工作者的曾古賢老師對於紀錄片有一些看法：

紀錄片的拍攝者對於被拍攝的對象，是要非常尊重的。

當我們要按下ON的那一刻是如此地容易，可是哪怕是拍攝者臉上的一道皺紋，或是說話時的語氣，那可都是當事人三十多年來的生命歷程啊！當我們拿起攝影機的時候，卻是如此輕易的去呈現一個人的歷程。當我們在軟體中剪片的時候，是被剪的方式決定了一個人是如何的被呈現。

拍攝者在「剪接」的當下，心中可能充滿了許多的想法，有可能是要如何讓影片得獎，也可能是要呈現某種意圖，或是怎樣構塑一個感人的故事。可是無論懷的是怎樣的想，我們在呈現的同時，都很可能會不自覺地把「剪接」當事人成我們想要的樣子。要完成拍攝，並尊重當事人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正因為如此的不容易，所以拍攝者對於被拍攝的對象要非常地尊重。而且片子不能在拍完後，或是得獎後就算了，因為我們「取用了別人的故事」，所以在這之前及之後，紀錄片工作者都有義務和責任為被拍攝的地方或人做一些回饋。

類似的為難，也一樣被呈現在公衛的數字處理上。

公衛數據上一個1的變化，在資料的處理上，可能只是信賴區間大小的一點變化，可是當這個數字，回到了事情發生時的診間裡，卻可能是焦慮的父母、小孩還有努力給予協助與安慰的醫師。任何一個數據，都是當事人「親身去承受」暴露量的經驗。

為什麼知道數據的人，反而不會輕易的去相信數據，會不斷的去思考數據該如何處理和呈現呢？比如說，王老師就說過了，如果只是用原始資料算出來的結果他不會輕易去相信，他會選擇去相信被適當分層過的結果。我想這是因為處理數據的人，和拍攝者一樣，有那個「責任和義務」去盡最大的努力來呈現事情的真相。

但是，除了流行病爆發之外，還有另一顆星星——地上的星星，它就在我們的週邊。

這是一個慢性病的時代。

很多很好的醫療研究或發展，Journal上很多很好的文章，都是來自於某些平時就把公衛統封做的很好的國家。常常透過完善的資料連結系統，就可以從15甚至是30年來的追蹤資料中，得知一些疾病和暴露量之間難以看出的關連。

這顆星星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，因為它早就在我們的身邊了，而且隨時都在發生。

與其等待天上掉下來的星星，我們為什麼不把平常的監測工作做好，來觀察就在我們身邊的星星呢？

